

元海明

海漕

運

運

運

志編志



元  
海  
運  
志

危素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元海運志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

此據學海類編本  
排印初編各叢書  
僅有此本

## 元海運志

元 臨川危 素太僕撰

元都于燕。去江南極遠。而百司庶府之繁。衛士編民之衆。無不仰給於江南。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。而江南之糧。分爲春夏二運。蓋至於京師者。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。民無輓輸之勞。國有儲蓄之富。豈非一代之良法歟。初伯顏平江南時。嘗命張瑄、朱清等。以宋庫藏圖籍。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。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。由黃河逆水至中灤。旱站陸運至淇門。入御河以達于京。後又開濟州泗河。自淮至新開河。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。因海口沙壅。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。又開膠萊河道通海。勞費不貲。卒無成効。至元十九年。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。以爲海運可行。於是請于朝廷。命上海總管羅璧、朱清、張瑄等。造平底海船六十艘。運糧四萬六千餘石。從海道至京師。然航行海洋。沿山求嶼。風信失時。明年始至直沽。時朝廷未知其利。是年十二月。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。仍各置分司。以督綱運。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。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。二十年。又用王積翁議。令阿入赤等。廣開新河。然新河候潮以入。船多損壞。民亦苦之。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。悉皆至焉。於是罷新開河。頗事海運。立萬戶府二。以朱清爲中萬戶。張瑄爲千戶。忙兀解爲萬戶。府達魯花赤未幾。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于楊州平灤兩處運糧。命三省造船二千艘。於濟州河運糧。猶未專於海道也。二十四年。始立行泉府司。專掌海運。增置萬戶。浙二總爲四府。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。二十五年。內外分置漕運司二。其在外者于

河西務置司。領接運海道糧事。二十八年。又用朱清、張瑄之請。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。二。止令清、瑄、二人掌之。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。分爲各翼。以督歲運。至大四年。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。時江東甯國池饒、建康等處運糧。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。江水湍急。又多石磯。走沙漲淺。糧船俱壞。歲歲有之。又湖廣、江西之糧。運至真州。泊入海船。船大底小。亦非江中所宜。於是以嘉興、松江秋糧并江淮、江浙財賦。府歲辦糧充運。海漕之利。蓋至是博矣。初海運之道。自平江劉家港入海。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。沿山嶼而行。抵淮安路鹽城縣。歷西海州海甯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。投東北路。多淺沙。行月餘。始抵成山。計其水程。自上海至楊村馬頭。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。至元二十九年。朱清等言。其路陰惡。復開生道。自劉家港開深至樺腳沙。轉沙嘴。至三沙洋子江。過區擔沙大洪。又過萬里長灘。放大洋。至青水洋。又經黑水洋。至成山。過劉島。至之罘。沙門二島。放萊州大洋。抵界河口。其道差爲徑直。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。從劉家港入海。至崇明州三沙放洋。向東行。入黑水大洋。取成山轉西。至劉家島。又至登州沙門島。於萊州大洋入界河。當舟行風信有時。自浙西至京師。不過旬日而已。視前二道爲最便云。然風濤不測。糧船漂溺者。無歲無之。閒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。至元二十三年。始責償於運官。人船俱溺者乃免。然視河漕之費。則其所得蓋多矣。

## 附錄

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。歲漕東南粟。由海道以給京師。始自至元二十年。至于天歷。至順。由四萬石以上。

增而爲三百萬以上。歷至元後。歲運之數。漸不如舊。至正元年。益以河南之粟。通計江南三省所運。止得二百八十萬石。二年。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。撥賜謁八寺觀之糧。盡數起運。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。元史食貨志。

朱、張、海餉。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。且言自古所未嘗行。此道昉自今始。然杜少陵出塞詩云。漁陽豪俠地。擊鼓吹笙竽。雲帆轉遼海。粳稻來東吳。越羅與楚練。照耀與臺軀。又昔游詩云。幽燕夙用武。供給亦勞哉。吳門持粟帛。汎海凌蓬萊。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。非始于今矣。浩然齋視聽抄。

海漕運米南土。給餉京師。內置漕運使司。暨萬戶府于京畿。外立都漕運萬戶府于吳會。歲運米三百五十萬石。北抵直沽。漕運萬戶之在內者。部署其官。數往翼舟航。交受所運。達之京倉。朝廷又選官接臨交護。名曰接運。柳待制集。

世祖定都于燕。合四方萬國之衆。仰食于燕。以中吳水所聚也。故建漕府。萬艘如雲。畢集海濱之劉家港。于是省臣漕臣。齋戒卜吉于天妃靈慈宮。卜既協吉。仍率其屬鳴金鼓。以統漕。建纛置牙。莫敢復先。每歲春夏運糧。舟將抵直沽。卽分都漕運官出接運。中書省復遣才幹重臣。從至海濡交卸。石以數百萬計。而較計至于合勺顆粒。疇不得虧。盈不得溢。是亦難矣。玩齋集。

元海運自朱清、張瑄始。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。以給元京。四五月南風至。起運得便風。十數日卽抵直沽交卸。朝廷以二人之功。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。賜鈔印聽其自印。鈔色比官造加黑。印朱加紅。草木子。

朱清、張瑄者，海上亡命也。久爲盜魁，出沒險阻。若風與鬼，剗略商販，人甚苦之。至元二十一年，伯顏建議海運，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，押運糧三萬五千石，仍立海道萬戶府三，以清、瑄與羅璧爲萬戶，轄千戶百戶，所領虎符、金牌、素銀牌，船大者不過千石，小者三百石。自劉家港出楊子江，盤轉黃連沙嘴，月餘始至淮口，過膠州牢山一路，至延真島，望北行，轉成山西行，到九皋島、劉公島、沙門島，放萊州大洋，收界河，兩月餘，抵直沽，實爲繁重。至元二十六年，增糧八十萬石，二月開洋，四月直沽交卸，五月還，復運夏糧。至八月回，一歲兩運，是時船小人多恐懼。至元二十七年，朱萬戶請長興、李福四押運，自楊子江開洋，落潮東北行，離長灘至白水、綠水，經黑水大洋，北望延真島，轉成山西行，入沙門，開萊州大洋，進界河，不過一月或半月，至直沽，漕運利便，是歲加朱爲浙江省參政，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。如是者二十餘年。大德七年，詔兩浙上戶自造船，與腳價十一兩五錢，分撥春夏二運。延祐以來，各造海船，大者八九千，小者二千餘石，歲運三百六十萬石。京師稱便，迺南番貢亦通。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，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，不出月餘可以達，省費不貲。若長樂港出福州，經崇明以北，又自古未有之利也。我朝洪武三十年，猶倣其制，歲運七十萬石，以給遼東。至永樂間，通會河成，始不復講。廣輿圖

按海運之法，自秦已有之，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，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。用之以足國，則始于元焉。考元史論海運有云：民無輓輸之勞，國有儲蓄之富。又云海運視河運之數，所得益多。故終元之世，海運不廢。作元史者，皆國初史臣，生長勝國，習見海運之利，所言非無徵者。我朝洪武三十年，海運糧七

十萬石。給遼東軍餉。永樂初。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。至十三年。會通河通利。始罷海運。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。曰陸。曰河。曰海。河漕視陸運之費。省什三四。海運視陸運之費。省什七八。今漕河通利。歲運充積。固無資于海運也。然會通一河。辟則人之咽喉。一日食不下咽。卽有死亡之禍。請于未事之先。而爲意外之慮。尋元人海運之故道。別通海運一路。以與河漕並行。江西、湖廣、江東之粟。照舊河運。而以浙東西瀕海一帶。由海道運。使人習知海道。一旦漕渠少有滯塞。此不來而彼來。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。夫海運之利。以其放洋。而其險也。亦以其放洋。欲免放洋之害。宜預遣習知海道者。訪問傍海居民。漁戶。竈丁。逐一次第踏視。有無泊舟港汊。沙石多寡。洲渚遠近。委曲爲之設法。圖畫具本。以爲傍海通運之法。是亦良便。且元史備載海運歲至之數。所失不過百分之三四。竊恐今日河運之糧。所失不止此數。況海運無剝淺之費。無挨次之守。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。可以制伏朝鮮、安南、邊海之人。誠萬世之利也。大學衍義補。

海

運

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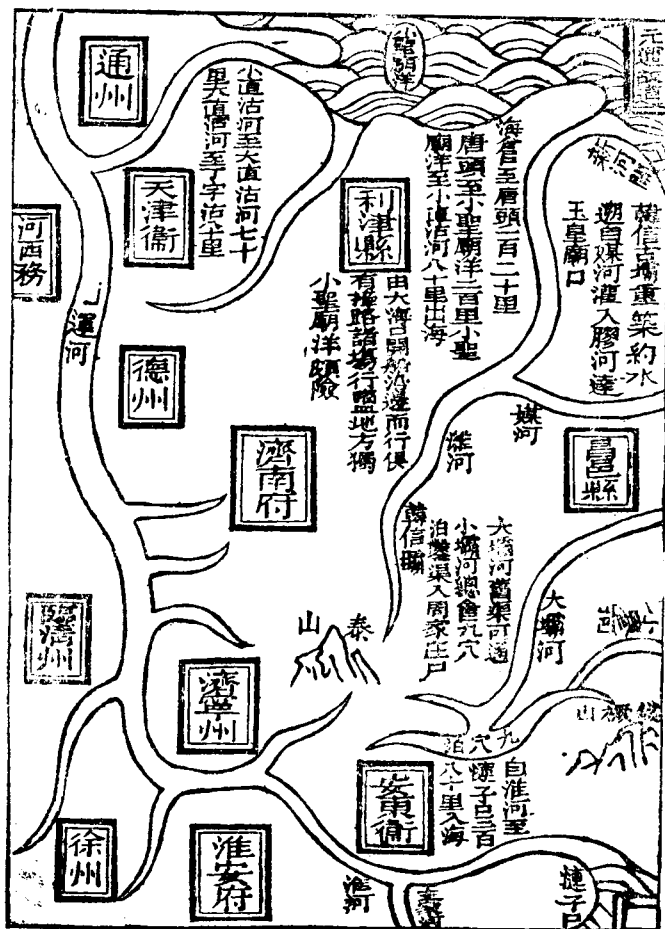
崔  
旦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海  
運  
編

此 據 借 月 山 房 彙  
鈔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 
叢 書 僅 有 此 本





## 海運編序

始予從家君蜀大夫宴南宮時。卽聞鄉人謁闕言海運。又聞南豐王公濬治無狀。海內諱之。莫知其詳。雖  
嚙嚙於口。逮未之考焉。其後侍膳秦蜀。青之士夫。又謁闕上言。而部議使檄交馳於道。但畏及首尾。而莫  
敢有任之者也。甲寅歲。黃河潰決。工役數萬。糜費不貲。廷議海運以代漕餉。熙泉何先生首建大策。直任  
其事。天子下璽書。便宜開疏。乃搜剔巖穴。將欲延國家之祚。開生民財利之源。福山張君。知予嗜海。薦于  
先生。辱先生愛。相與籌之。是時倭寇猖獗。大司農告匱。阻于浮議。而漕河尋復。海運之事遂寢。予家世居  
海上。自兒時性嗜泉石。游成均歸。栖隱敝廬。依巖傍壑。分泉鑿流爲娛。自謂煙霞中癖疾人。嘗笑其癡。既  
耕牧之暇。游釣棹舟。邂逅灘際。凡聞島港洋礁。歸卽識之。上遡錦江。下逮滄溟。作朝宗圖。賞之時復臥游  
淩波亭中。散髮箕踞。作眺望登憩之狀。拊掌清嘯。恍疑星槎飛蓬壺之外耶。是故耳濡目染。於海獨倦  
倦也。因綜核古跡。繕寫成帙。貽之將來。俾有考焉。若夫逆觀鯨波。權度輸挽。特簡編陳迹耳。茲集不錄。  
嘉靖甲寅季冬嘉平之吉。谿東佚老園膠萊漁父崔旦伯東甫識。

# 海運編卷上

明 崔 旦伯東撰

海運議上勘理河道熙泉何侍御

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十有一日躬逢詔議海運。我明府特秉憲節。諮訪濱海。以奉揚聖天子明命。是時且到東萊。與朋舊夜話。稍涉時事。有及膠萊新河環遼膠東郡境。南北海口。僅僕貿易坦途。凡洋礁險易。晝停夜泊。歷歷籌畫。頗愜輿論。乘酣相與鼓掌大笑別去。不意萊州衛指揮僉事張棟。譟薦不肖於明府臺下。令棟訊度航海故事。所以不敢聞命者。衰經筴。尊嚴之地。褻簡不儀。非敢有所執也。竊聞海運之事。自秦漢有之。唐人亦轉東吳粳稻。以給幽燕。元朝航海汎江。浮淮入河。裕國富民。海運之力居多。按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與海道經。一自南京龍江關。一自福建長樂港。一自太倉劉家港開船。俱入揚子江口。盤轉入山東。過膠州。登州。沙門島。歷三洋。達直沽交卸。我太祖高皇帝撫綏遼東。亦嘗海運糧七十萬石。以給軍餉。成祖文皇帝定鼎幽薊。亦嘗海運米七十萬石。以實京儲。故道猶存。勢險難圖。司國計者諱之宜矣。若夫今之議海運者。名雖海洋。實無異於漕河矣。若自南直隸淮安府淮河入支家河。至漣子口。河計三百八十里。入于海。由海至山東安東衛至膠州麻灣海口。二百八十里。風帆一日一夜。自淮抵膠矣。由麻灣膠萊河至海倉大海口。三百五十里。入海。大海口至唐頭。一百二十里。唐頭至小聖廟洋。二百里。小聖廟洋至北直隸小直沽河。八十里。又一百五十里。抵天津衛丁字沽。風帆二日二夜。海倉亦抵天津矣。

通計一千四百餘里。而海洋之中。不過六百里耳。回視登萊故道。風濤萬里。洋礁蜃集。勢之險易。殆懸絕矣。南北海道。姑置毋講。所可慮者。膠萊河之淤塞。阻滯不通。特毫末耳。若夫夏霖秋溢。膠萊河水汎漲。若湖若川。兩海水勢相通。又不必挑濬。則揚帆無滯矣。此乃權宜之術。非帝主萬全之道。以豫爲先者也。嘉靖十一年。侍御方公遠宜。巡歷登萊。訪茲遺蹟。檄使採訪。爲圖表之。而新河之名聲矣。嘉靖十七年。憲副王公獻慨然自任。飭材鳩工。闢石基址。屢獲舊蹟。而新河之事興矣。自此之後。商賈雲集。貨物相易。南海膠州有椿木稅。北海掖縣有船隻料。膠州平度鄰境十數郡邑之民。仰給攸賴。船隻不行者。上年聞倭寇之變。海防禁之耳。非船舶創始作俑者也。議者欲引濰水於上流。又艱于地勢之下。議者又以分水嶺之高險而難於取鑿。議者又以馬家濠苦頑石之嶙峋。議者又以麻灣海倉口潮沙之流動。議者畏秋溢之淤塞。議者主尺丈之高下。議者論工役之重大。衆口紛紛。從違兩持。不諧大體。專事末節。將奚取衷邪。古云。作室於道。三年不成。旦竊爲明府不取也。且雖不肖。巖穴野人。無所輕重。然其泉源蓄洩。開壩廢置。停泊遠近。亦嘗留意究心。請以一丸泥破之。爲明府東塞沽河。西塞濰河。以復海運。避萬里風濤之險。侈無前之偉績。成中興之大業。試與明府言之。馬家濠石峽五里。王公獻開鑿將成。偶爲當道所阻。事不底績。或欲兩頭置閘。以蓄潮水。通舟避險。亦有可講者。但曠日持久。虛費工役。近來客船。多由薛家島迤東。淮子口大洋轉尖入麻灣口。自把浪廟入龍家屯石喇灣。雖小石里餘。亦易爲功。五里至陳村閘。舊時有壩。遇沽河水不得東行。而海潮止此不北矣。大沽河于壩。漢唐以來。古蹟尙存。捲埽打壩。橫遏沽水南下。若

大雨時行。沽水泛濫。則開閘以防其橫流。春夏之交。河水淺澁。則閉閘以達其清派。由小閘口入挑河。十五里入吳家口。以厚分水嶺以南水勢。分水嶺迺白河年久積沙所滲。而淘取之甚易。置閘障之以隔淤沙。由河身堅固如鐵。非頽岸崩崖之比也。窩鋪有都泊。環水百里。築置長堤。作減水閘。以約水北下。引膠河水入張魯河。河通高密縣五龍河。連絡諸城諸水。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。周家莊閘引大壩河與小壩河相通。入九穴泊。鑿渠五尺。引水以入昌許渠。濰河水勢極大。打壩遏水東行。自媒河以達膠河。蓄洩淘泉。皆如沽河事例。以厚玉皇廟迤東水勢。玉皇廟淺窄孫鎮口。淤土稍費工力。楊家圈新河海倉大海口。潮水時至。乘潮可舉。潮至呂橋。亦不南矣。河身比之泊身頗高。每遇乾旱。則河水消耗。每遇霖潦。則野水混合。若將河身濬五六尺。衆水就下。取河身土以爲堤。外取土重覆之。以成月河。減水開水。有閘以時蓄洩。則水有歸向。而淤塞之患免矣。夫三百餘里。今開淤挑淺百五十里耳。夫以人計。不過七八萬錢。以緒計。不過二百萬工。以時計。不過二年。權度其疏塞之執急。乘除其利害之執甚。毅然必行。不惑浮議。久任心膂之臣。委以便宜之權。擇任方面重臣。督令所屬府縣。府縣督令津吏老人。海防有廠。濟危拯溺。以保萬全。挑濬有役。淘淤窒壅。以防不虞。司津有吏。修廢補罅。以期不墜。匯衆流歸於一。導諸泉合其流。事半於古。功必倍之。較之百年漕運。壞於漲淤。湍激迅復。河土蕩蕩。一夫之牽挽。過於六羸之驅馳。決注一里之口。動費數萬之金。今日修河之費。又不知其幾萬倍也。況成大事者。不惜小費。就遠圖者。不計近功。然所以功不必成。而事不必任者。何哉。蓋疏濬之後。不能保其不復淤。築壩之後。不能保其不復決。論事者。